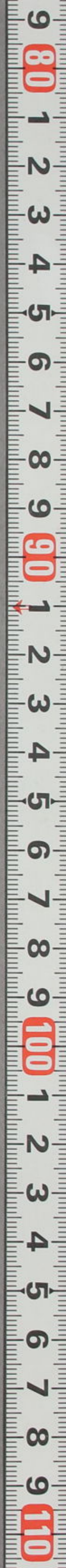


歷代君臣要略

六

9
3314
6



3314
6

歷代君臣要略卷之六

不省

臣類第三

去
五味均平藏

不省
五味均平藏

唐高祖時秦王府僚多補外官杜如晦亦出為陝州長史房玄齡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王佐之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世民驚曰微公言幾失之即奏留之使參謀帷幄軍中多事如晦剖決如流世民每克城諸將爭取寶貨玄齡獨收采人物致之幕府每令入奏事高祖曰玄齡為吾兒陳事雖隔千里皆如面談

○房玄齡字喬孫明達吏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惟



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以求
備取人下以已長格物與杜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
及太宗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
至卒用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也二人同
心狗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

○上問王珪曰近世爲國者益不及前古何哉對曰
漢世尚儒術宰相多用經術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
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
○嶺南酋長馮盎談殿等迭相攻擊久未入朝諸州
奏稱盜反前後以千數上命將軍蘭暮等發江嶺數

十州兵討之魏徵諫曰中國初定嶺南瘴癘險遠不
可以宿大兵且盜反狀未成未宜動衆上曰告者道
路不絕何云反狀未成對曰盜若反必分兵據險攻
掠州縣今告者已數年而兵不出境此不反明矣諸
州旣疑其反陛下又不遣使鎮撫彼畏死故不敢入
朝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彼喜於免禍可不煩兵而服
上乃罷兵遣員外散騎侍郎李公掩持節慰諭之盜
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令我發一介之
使而嶺表遂安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賜徵絹五百
匹

○徵狀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畧。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上怒甚。徵神色不移。上亦為霽威。嘗謁告上冢。還言於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上嘗得佳鷄。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固久不已。鷄竟死懷中。

○房玄齡。王珪。掌內外官考。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上命侯君集推之。魏徵諫曰。玄齡。珪。皆朝廷舊臣。素以忠直為陛下所委。所考既多。其間能無一二人不當。察其情。終非阿私。若推得其事。則皆不可

信。豈得復當重任。且萬紀比來。恒在考堂。曾無駁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陳論。此正欲激陛下之怒。非竭誠徇國也。使推之得實。未足裨益朝廷。若其本虛。徒失陛下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體。非敢苟私。二臣上乃釋不問。

○或告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上以徵不避嫌疑。讓之曰。自今宜存形迹。徵曰。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但存形迹。則國之興喪。未可知也。臣不敢奉詔。上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願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上曰。忠良有

異乎。對曰：稷契臯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賜絹五百匹。

○胡致堂曰：忠良一道也。未有優於忠而劣於良者。未有優於良而短於忠者。魏徵言之過於分別矣。不若曰：臣願為稷契臯陶，諫行言聽，不願如龍逢比干，身誅國亡。如此自足以警帝之意矣。稷契比干，所謂易地則皆然者也。後世事君者，柔和獻納，不敢彊諫，則曰吾效稷契臯陶；苟有犯顏苦口，面折廷爭者，則或非之曰：爾何乃以桀紂待吾君。

而欲為忠臣乎？則魏公之說啓之矣。

○又言事者多請上親覽奏表，以防壅蔽。上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一一親之，豈惟朝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范華陽曰：人主任賢，則萬事治，不憂其壅蔽也。君臣日相與處，而盼盼然防其欺，是左右前後皆無可信者，誰與為治乎？

○上問魏徵曰：群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百司奏常事，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況諫者拂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

其情哉。上由是接群臣辭色愈溫。嘗曰：煬帝多猜忌，臨朝對群臣多不語。朕則不然，與群臣相親如一體耳。

○魏徵上疏曰：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樽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

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濫僭差濫溢也兼是十患而選賢任能則可以無為而治矣。

○又曰：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曩日，譴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二句出書周官在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致禍將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鑒形莫如止水，鑒敗莫如亡國，伏願取鑒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今之無事，行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矣。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

○又曰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
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疎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
無不盡疎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
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況內懷
奸宄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
於正道斯可略矣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
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美
曰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弦韋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為三代及漢歷
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

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
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
為子孫立萬代之基豈得但持當年而已今之戶口
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陛下
雖加恩詔使之裁損然營繕不休民安得息故有司
徒行文書曾無事實昔漢之文景恭儉養民武帝承
其豐富之資故能窮奢極欲而不至於亂嗣使高祖
之後即傳武帝漢室安得久存乎又京師及四方所
造乘輿器用及諸王妃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為儉夫
昧爽不顯後世猶急左傳晉叔陛下少居民間知民

疾苦尚復如此。況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觀自古以來，百姓愁怨聚為盜賊，其國未有不亡者。人主雖欲追改，不能復全。故當脩於可脩之時，不可悔之於已失之後也。蓋幽厲嘗笑桀紂矣，煬帝亦笑周齊矣。不可使後之笑，如今之笑煬帝也。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寡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

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強斂以資寇敵也。夫儉以息入，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日為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為久長之謀，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陛下寵遇諸王，頗有過厚者，萬代之後，不可不深思也。且魏武帝愛陳思王，及文帝即位，囚禁諸王，但無縲綆耳。然則武帝愛之，適所以若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縣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為。今朝廷唯重內官，而輕州縣

之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已上各舉一人。

○丘瓊山曰。唐三百年天下太宗貞觀之世極盛之時也。馬周猶欲其脩於可脩之時。而無悔於既失之後。況君非太宗而時不及貞觀。乃坐視百姓愁怨而略不一動心可乎。

○二十二年房玄齡留守京師疾篤上徵赴玉華宮肩輿入殿相對流涕因留宮下候問不絕玄齡謂諸

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群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膳素止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之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他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前代雪耻外為新羅報讐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凌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

遠肅邇安臣旦夕入地儻蒙錄此哀鳴死且不朽上
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卒謚曰文昭

○柳芳曰玄齡佐太宗定天下及終相位凡三十
二年天下號為賢相然無跡可尋德亦至矣故太
宗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諍而房杜讓
其賢英衛善將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歸
人主為唐宗臣固宜哉

○丘瓊山曰玄齡從太宗起兵間熟知兵戈之害
且知道理識事體故其臨終之言懇款精切如此
所引決囚事以明人命至重可謂納約自牖矣

○高宗皇后武氏士護女太宗聞其美召為才人賜
號武媚及帝晏駕為比丘尼高宗引納後宮進為昭
儀後將遂廢王皇后而立之上一日召長孫無忌李
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為中
宮上意既決逆之必死大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
上有殺元舅及功臣之名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
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
勣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上顧謂無忌曰皇后無
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為后何如遂良對曰皇
后名家先帝為陛下所娶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

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皇
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臣不敢曲從陛下上違先帝
之命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
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
衆所具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萬代之後謂陛下爲
如何願留三思臣今日忤陛下罪當死因置笏於殿
陛解巾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
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西南夷
良杭州人故云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
志寧不敢言韓瑗因間奏事涕泣極諫上不納明日

又諫悲不自勝上命引出瑗又上疏諫曰匹夫匹婦
猶相選擇況天子乎皇后母儀萬國善惡由之故嫫
母嫫音謨輔佐黃帝妲已傾覆殷主詩云赫赫宗周
褒姒滅之每覽前古常興歎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
作而不法後嗣何觀左傳曹劌諫魯莊公之辭願陛下詳之無爲
後人所笑使臣有以益國殖醢之戮臣之分也昔吳
王不用子胥之言而麋鹿遊於姑蘇臣恐海內失望
荆棘生於闕庭宗廟不血食期有日矣來濟上表諫
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
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是故周文造舟以迎太姒而

興關雎之化，百姓蒙祚。漢成縱欲，以婢爲后，使皇統
亡絕，社稷傾淪。有周之隆，既如彼。大漢之禍，又如此。
惟陛下詳察，上皆不納。它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
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既顧命，
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
上意遂決。下詔廢后，進昭儀爲皇后。於是遂無忌，遂
良踵死，徒寵焰赫然。王后并蕭良娣廢囚宮中。

○范華陽曰：高宗欲廢立而取決於李勣之一言，
勣若以爲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
勸成之。親賢遭禍，唐室中絕，皆勣之由。其禍博矣。

太宗以勣爲忠，託以幼孤，而其大節如此。書曰：知
入則哲，惟帝其難之，信矣。

○胡致堂曰：褚遂良忠矣，然昧於消息盈虛之理，
姑壯勿取之義，毫釐不伐，至用斧柯而無所及。茲
人謀有未盡，不可歸之天數也。若當武氏長髮之
時，率協群公，上書皇后，沮止其事，深諫高宗，割制
邪慝，勿干先帝之私，悉意竭忠，不遺餘力，其勢必
可遏也。當其時而不治，及事旣成，雖叩首出血，無
益矣。

○黃慈溪曰：陳平王諸呂，李勣開武氏，其罪則均。

而陛下家事一語遂為後世佞臣之口實為庸君肆無忌憚之故智罪尤不勝誅嗚呼太宗平生之治功盡壞於託李勣李勣平生之戰功盡壞於立武氏惜哉

○胡梅磻曰褚遂良韓瑗來濟言皆痛切此時去貞觀未遠士大夫敢言之氣未衰自三人者得罪在朝之臣唯承武后風旨安能言人所難言哉又曰自李勣有是言李林甫襲取之以成明皇殺三子之禍德宗舒王之議亦祖此說微李泌東宮殆哉

○儀鳳元年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昭陵太宗陵栢當除名上特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奏罪不當死上曰我不殺則為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怒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為難臣以為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夫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栢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為何如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也上怒解遂貸之仍擢仁傑為侍御史

○胡致堂曰。高宗於乃考帝範十不遵。一妻父之妃而殺顧命大臣。其與陵栢孰重於其重者。安行而不忌。而切切於薄物細故。以為孝。豈不猶盜跖以分均出。後為仁義哉。

○中宗即位。太后武氏廢帝為廬陵王。立豫王旦。高宗第八子。武氏天授元年以為皇嗣。後即位號睿宗皇帝。垂拱四年。太后大殺唐宗室時狄仁傑為豫州刺史。越王貞黨與當坐者六

七百家。當籍沒者五千口。司刑趣使行刑。仁傑密奏。彼皆誑誤。臣欲顯奏。似為逆人。申理不言。又垂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寧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仁傑嘗刺寧州。相携哭於德政碑下。設齋三日而後行。

○武氏聖曆元年。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狄仁傑從容言於太后。曰。太宗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高宗謚天皇大帝。二子謂廬陵王及皇嗣。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也。與母子孰親。太后之於承嗣。三思。姑姪也。於廬陵王。皇嗣。母子也。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附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為陛下家事。況

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為陛下家事。況

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因勸太后召還廬陵王太后意稍寤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為控鶴監供奉官名頊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天下側目不有大功何以自全二人懼問計頊曰天下未忘唐德主上春秋高何不勸立廬陵王以慰人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為然承間屢為太后言之太后乃託言廬陵王有疾遣使召之及其妃

子皆詣行在承嗣怏怏遂發病死

○胡致堂曰歸廬陵王狄仁傑雖首言之太后未許也及頊為二張謀后意乃定然則頊功為多而當時及後世稱復唐之功者特歸仁傑而不歸之頊何也人臣建策効計當原其心誠為國邪策雖不就君子予之心不在國假善以濟其私功雖幸成君子不與也狄公精忠惟復唐室是念其請歸廬陵王太后雖味之許然心已開悟矣吉頊之計太后雖即行之然其心乃本教二張以長保富貴之術耳又況狄公之請已在前乎

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光嗣
拜地官員外郎已而稱職太后喜曰卿足繼祁奚矣
祁奚事見通事舍人元行冲博學多聞仁傑重之行
第四卷
冲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為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
口參朮以攻疾僕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冲請備
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蔡虛齋曰古人謂羸疾不如藥石則參朮攻疾
與珍味適口者其所得孰為多哉梁公之在唐固
有國之良醫也桃李植矣參朮收矣而行冲之數
規諫尤藥籠中物不可一日少者非行冲不能致

梁公之重非梁公不能容行冲之規二者相遇而
交相成矣此所以為廟堂鼎鼐而李唐宗社既危
而復安歟

○婁師德鄭州人在河隴前後四十餘年恭勤不怠
民夷安之性沉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
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之太后嘗問仁傑曰師德賢
乎對曰為將能謹守邊陲賢則臣不知又曰師德知
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
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歎曰婁
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

羅織紛紜羅織網羅無辜師德久為將相獨能以功
名終人以此重之織成反狀也

○黃慈溪曰婁師德立賊后之朝而能以功名始
終後世稱其賢夫子所謂其愚不可及矣

○久視元年太后欲造大像使天下僧尼日出一錢
以助其功狄仁傑上疏諫曰今之伽藍伽藍梵語猶

制過宮闕功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
不損百姓將何以求又曰游僧皆託佛法誑誤生人

里陌動有經坊闕闕亦立精舍化誘所急切於官徵
法事所須嚴於制敕又曰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三

淮沸浪五嶺騰烟二句太宗詔中語謂侯景既亂列

剝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勤王之師勤

見左傳僖公二十又曰雖歛僧錢百未支一尊容既

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尚憂未遍自餘廊宇不得全

無如來設教以慈悲為主豈欲勞人以存虛飾又曰

比來水旱不節邊境未寧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

有難將何以救之太后曰公教朕為善何得相違遂

罷其役

○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

曰有張柬之者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為洛州

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東之尚不用也太
 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為宰相非司馬也乃遷
 秋官侍郎卒用為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
 監察御史桓彥範大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卒成反
 正之功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趙簡子
謂陽虎
曰惟賢者為能報恩不肖者不能矣夫植桃李者夏
 得休息秋得其食植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
 焉今之所得者蒺藜也今世通仁傑曰薦賢為國非
 以所薦士為桃李者說皆此本
 為私也

○玄宗初立收還綱權銳於決事群臣畏伏起居郎
 吳兢慮帝果而不及精乃上奏略曰比見上封事者

言有可采但賜束帛而已未嘗蒙召見被拔擢其忤
 旨則朝堂決杖傳送本州或死流貶由是臣下不敢
 進諫古者設誹謗木欲聞已過今封事誹木比也使
 所言是有益於國使所言非無累於朝陛下何遽加
 斥遂以杜塞直言道路流傳相視怪愕夫漢高帝赦
 周昌桀紂之對晉武帝受劉毅桓靈之譏况陛下豁
 達大度不能容此狂直邪且上有所失下必知之故
 鄭人欲毀鄉校而子產不聽也陛下初即位猶有緒
 無量張廷珪韓思復辛替否柳澤袁楚客等數上疏
 爭時政得失自頃上封事往往得罪諫者頓少是鵲

巢覆而鳳不至。理之然也。夫帝王之德，莫盛於納諫。人將疾，必先不甘魚肉之味。國將亡，先不甘忠諫之說。嗚呼！惟陛下深監于茲哉。

○玄宗時，盧懷慎清謹儉素，不營貲產。雖貴為卿相，所得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免饑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嘗有子喪，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不能理也。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於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得色。謂容色自矜，為得志也。顧謂紫微舍人齊澣曰：我為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崇曰：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

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為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何如？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爾。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懷慎與崇同為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司馬公曰：昔鮑叔之於管仲，子皮之於子產，皆位居其上，能知其賢而下之，授以國政。孔子美之。曹參自謂不及蕭何，一遵其法，無所變更。漢業以成。夫不肖用事，為其僚者愛身保祿而從之，不顧國家之安危，是誠罪人也。賢智用事，為其僚者愚惑以亂其治，專固以分其權，媚疾以毀其功，復戾。

以竊其名。是亦臯人也。崇唐之賢相。懷慎與之同
心戮力。以濟明皇太平之政。夫何臯哉。秦誓曰。如
有一介臣。斷斷猗。無它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
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
哉。懷慎之謂矣。

○黃慈溪曰。姚崇之才。宋璟之賢。人孰不知其有
唐之名相。若盧懷慎。獨非名相乎。而以伴食稱。此
當時奴僕小人論公之語。而史載之過矣。夫姚崇
機智足以應變。而懷慎盛德足以成人。休休有容。

不啻己出。而崇之才。即懷慎之才矣。此固人情之
所甚難。古人之所最貴。大臣之道。莫賢於此。而謂
之伴食。何哉。夫謂之伴食。必其依附無耻。懷祿苟
安。則可爾。懷慎身位上相。家無儋石。孜孜體國。至
死益堅。屬疾則念明皇倦勤。將有儉人乘間之患。
遺言則薦宋璟諸賢。以爲社稷無窮之謀。豈區區
材智之士。平日私意雜擾。矜眩目前。功必己出者
能爾耶。然則懷慎之爲唐計。真當於古人中求之。
而姚崇亦後世之才耳。奈何反譏其伴食哉。

○宋璟爲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

刑賞無私。犯顏正諫。上甚敬憚。雖不合意。亦曲從之。突厥默啜。自武后。世為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赫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徼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慟哭而死。

○范華陽曰。宋璟可謂賢相矣。見其始而知其終。沮其勝而憂其敗。明皇卒以黷武。至於大亂。何其智之明歟。其可謂賢相矣。

○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

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為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

○范華陽曰。三公坐而論道。天子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也。故其禮不可不尊。其任不可不重。自堯舜至於三代。尊禮輔相。詩書著矣。漢承秦敝。宗君果臣。然猶宰相進見。天子御坐為起。在輿為下。所以體貌大臣。而風厲其節也。開元之初。明皇勵精政治。優禮故老。姚宋是師。天寶以後。宴安驕侈。倦求賢俊。委政群下。彼小人者。唯利是就。不顧國體。

巧言令色以求親昵人主甘之薄於禮而厚於情是以林甫得容其姦故人君不體貌大臣則賢者日退而小人日進矣

○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既而嘆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關政矣

○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奚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上美守珪之功欲以為相張九齡曰宰相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名而不使任其職可乎對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出左傳成公二十二年君之所司也守

珪纔破契丹即以為相若盡滅奚厥謂奚與突厥一本直作突厥將以何官賞之上乃止

○丘瓊山曰人君之用人非但惜我名器亦當為其臣計使其人未老名位已極而官爵不可復加後再有懋功吾將何以賞之哉宋太祖時曹彬平南唐始行許以使相及還語彬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為使相品位極矣肯復力戰邪更為我取太原因賜錢五十萬若宋祖者可為善用爵賞而能處其臣矣張九齡諫玄宗而不以張守珪為相其知此意乎

臣臣要略 卷六 三十一

○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祿山恃
勇輕進為虜所敗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
夫不欲滅奚契丹耶奈何殺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
欲活之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
孫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
才勅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
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
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夷甫晉王衍
上字也衍見石
勒識其有反相將收之勒已去矣後竟赦之後果成
果叛據襄國僭稱後趙構禍晉室天寶之亂

○胡致堂曰禍福雖有定數若由人事今置毒於
前食則死不食則生生死繫乎食與不食則人事
為近矣故古之聖人必脩人事其於天命曰我不
敢知使明皇外任賢相內無蠱惑雖祿山焉攸亂
然祿山敗軍其罪應誅九齡直以軍法爭論其理
自勝乃言未來之事斷其後患故玄宗得以拒之
○開元二十四年秋八月千秋節八月五日明皇誕
開元十四年以帝
生日為群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形
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書五卷
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上賜書褒美

○十一月以張九齡為右丞罷政事以李林甫兼中書令初上欲以李林甫為相問於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廟社之憂上不從是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欲急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之

○胡致堂曰忠愛其君者必思納諸無過之地而不計一身之安危不忠不愛者惟其身之營使君荒怠昏亂而不恤也九齡可謂愛君矣然以違拂對順從則有恭與不恭之似以恣肆對傲戒則有樂與不樂之殊惟聰明睿智之君則知違拂之為

恭而順從之為大不恭也知傲戒之可樂而知恣肆之有大不樂也若明皇稍有持盈守成恐及危溢之心使九齡常立于朝則放心必收禍亂必弭烏呼九齡可謂古之大臣矣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發所部兵及同羅奚契丹室韋同羅奚契丹室韋皆北狄名凡十五萬眾號二十萬反於范陽

時祿山至藁城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將兵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來諸軍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為著

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參軍馮
虔前真定令賈深藁城尉崔安石郡人翟萬德內丘
丞張通幽皆預其謀又遣人語太原尹王承業密與
相應會顏真卿杲卿從父弟自平原遣杲卿甥盧迺潛告
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時祿山
遣其金吾將軍高遵詣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
命召李欽湊使帥眾詣郡受犒賚薄暮欽湊至杲卿
使袁履謙馮虔等携酒食妓樂往勞之并其黨皆大
醉乃斷欽湊首收其甲兵盡縛其黨明日斬之悉散
井陘之衆有頃高遵自幽州還且至藁城杲卿使馮

虔往擒之南境又自何千年自東京來崔安石與翟
萬德詣醴泉驛迎千年擒之杲卿命崔安石等徇諸
郡云大軍已下井陘朝夕當至先平河北諸軍先下
者賞後至者誅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其附
祿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杲卿
又密使人入漁陽招賈循邺城人馬燧說循曰祿山
負恩悖逆終歸夷滅循然之猶豫不時發別將牛潤
容知之以告祿山祿山召循殺之馬燧亡入西山隱
者徐遇匿之得免祿山欲攻潼關至新安聞河北有
變而還杲卿使其子泉明賈深翟萬德獻李欽湊首

及何千年高邈于京師。張通幽泣請曰：通幽兄陷賊，乞與泉明偕行，以救宗族。杲卿哀而許之。至太原，通幽欲自託於王承業，乃教之留泉明等，更其表，多自為功，毀短杲卿。別遣使獻之。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賊將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告急於承業。承業既竊其功，利於城陷，遂擁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陷。賊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祿山數之曰：汝自范陽戶曹，我奏汝為判官，不數年起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邪？杲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恩幸無

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為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為汝所奏，豈從汝反邪？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袁履謙縛於中橋之柱而呂之。呂，剔肉也。其骨也。杲卿履謙比死，罵不絕口。顏氏死者三十餘人。

○胡致堂曰：杲卿拒賊，河北皆應。若賈循事就，賊巢既傾，可不逾旬時坐乎大慙矣。曾未十日，反敗於賊，是何也？明皇保姦，棄賢殺戮，諫士天固不使。得忠義之報也。故制治保邦，必慎於未然之前。若車轉航沈，則人力有所不得施矣。又曰：致亂者李

林甫楊國忠也。而受禍輕。許國者。顏杲卿也。而得禍重。此淺識之士。所以疑天理之或僭也。夫天之於人。安能數數然較其善惡之長短輕重。尺寸銖兩而報之哉。要之。人有正理。必當為善。而不可為惡。天有常理。為善者必祐。為惡者必罰。此終古不可易者。若果卿家禍。蓋亦百一。固君子之不幸也。幸不幸。命也。有命焉。君子不謂命也。

○肅宗時。賊將尹士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以為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以待之。始與

士卒同食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既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并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斬之。巡且死。顏色不亂。揚揚如常。生致許遠於洛陽。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

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常。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為戰，不亦可乎？自興兵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將士或退散，巡立於戰所，謂將士曰：我不離此，汝為我還決之。將士莫敢不還，死戰卒破敵。又推誠待人，無所疑隱。臨敵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眾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按張巡有守睢陽詩，共一時所作，蓋忠烈之氣自然發於詞章者。

不復贅而獨附之於此。爾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倂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裹創猶出陳，飲血更登陴。忠信諒難敵，堅貞誓不移。無人報天子，心計欲何施。

○朱子曰：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伏節死義之事。非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

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為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殺身滅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何至真為伏節死義之舉哉。

○代宗時。僕固懷恩

鐵勒部人。本太子儀偏裨。既而叛。誘回紇吐蕃等

數十萬眾。俱入寇。懷恩以朔方兵繼之。郭子儀使諸道節度使各出兵以扼其衝要。上從之。諸道多不時出兵。淮西李忠臣得詔亟命治行。諸將請擇日。忠臣怒曰。父母有急。豈可擇日而後救耶。即日就道。懷恩中途遇暴疾死。大將范志誠領其眾。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嚴備不戰。是時回紇吐蕃聞僕固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子儀知之。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固在此乎。汝給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眾

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
說之，可不戰而下也。郭晞晞子儀之子叩馬諫曰：大人國
之元帥，奈何以身為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
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
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
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子儀時為中書令，故傳呼令公。回紇大驚，
其大帥藥葛羅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
投鎗而進，回紇諸酋長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
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謂舉兵助唐，平安史也。
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

後怨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
而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
欺我，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是以敢來。今知天
可汗在上都，夷人謂天子為天，可汗上都長安也。今公復總兵於此，懷
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既為懷恩所
誤，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子儀因
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為誓。子
儀酌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
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陳前，家族滅絕。孟至藥葛
羅亦酌地曰：如今公誓，諸酋長大喜，曰：軍中巫言此

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木人而還今果然矣遂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去回紇遣其酋長入見天子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戰於靈臺西原大破吐蕃殺獲萬人

○胡致堂曰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郭子儀輕騎見虜非惟虜不敢害又聽其言講解而去賢於數十萬衆力擊慶戰之功惟忠信足以感動之而已矣然忠信非可一日而爲也積之既久行之既著名發於實而効見乎遠則其音聲容貌亦將有孚於人此回紇諸酋所以釋兵下

馬而拜者也夫豈可僞說而僥倖哉在易之師曰師貞丈人吉子儀其庶幾歟又曰君子言之必可行也藥葛羅要子儀爲誓使子儀急於退師許以重言而他日不能副或能副之而有傷於國則踵未旋而難復作矣今子儀之誓初若重大嚴密不可犯者及味其旨乃無所誓焉所謂負約果何約乎既不失己又得虜情處之雍容而出之勇決施之無悔而守之無疵以此排難解紛何愧之有

○子儀爲上將擁強兵程元振魚朝恩讒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讒謗不行嘗遣使

至甲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矣李靈曜據汴州作亂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遣兵衛送出境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婿皆為朝廷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頷之而已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董皆出麾下雖貴為王公常願指役使趨走於前家人亦以僕隸視之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疾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至大官為名臣者甚眾

○胡致堂曰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眾

不疾此漢唐以來將相所難者子儀以何道而能然惟仗忠信安義命而已夫頃暫之誠不足以動孺子積之而著可以及豚魚觀其平居未可驗不憂不懼之實行乎危難然後見夷險如一之致此子儀之所自為也

○德宗時忠州刺史劉晏有精力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晏以為辦集眾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常言士

陷贓賄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修。吏雖潔廉。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污。其旬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其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無敢欺給。權貴屬以親故。晏亦應之。俸給多少。遷次緩速。皆如其志。然無得親職事。晏又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糴。歉則賤糴。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而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由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

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不待其困弊流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戶口蕃息。始爲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非晏所統。亦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晏專用權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鄭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爲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

乃六百餘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為成勞，受優賞。晏以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沈覆者。船十艘為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授優勞官。於揚子置場造船，艘給千緡，或言用不及半，請損之。晏曰：不然。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窮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屑屑較計，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減之者，減半以

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漕運遂廢。晏為人勤力，事無閑劇，必於一日中決之。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

○胡致堂曰：劉晏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而其言有不可廢者。出納必委之士類，理財以養民為先。官多則民擾，論大事不計小費，事必於一日中決之。此晏可法之五事也。

○真西山曰：自古迄今，未有人心失而財可恃者，亦未有不卹其民而可以豐財者。聖賢之言炳若

星日萬世不能易也。劉晏在唐雖未足以語此。然猶知養民爲理財之本。出入斂散亦皆有法。歲豐穀賤則傷農。故必高其價以糴。歲饑穀貴則傷民。故必下其價以糶。凶荒始兆。先期賑卹。用物雖約。所濟者多。以故民生安業。戶口蕃息。歲入之賦。至於數培。夫晏以一有司。粗知財用之本末。猶能致利若此。況爲天下者。誠能究大學生財之義。一意務德以養民。其效可勝計哉。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汝州。上問計於盧杞。杞對曰。誠得儒雅重臣。爲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

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爲然。遣真卿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真卿乘驛至東都。留主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爲國家羞。又使人邀之於道。不及。真卿與其子書。但敕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至許。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人。環繞慢罵。李希烈養壯士。拔刃擬之。真卿色不變。希烈麾衆令退。館而禮之。欲遣還會。李元平在座。真卿責之。元平慙。以密啓白希烈。遂留不遣。朱滔等各遣使。詣希烈勸進。希烈召真卿示之。曰。四

子古臣要略 卷六 三十四

王見推不謀而同。前年朱滔自稱冀王。王武俊稱趙王。田悅稱魏王。李納稱齊王。故云。爾豈吾獨為朝廷所忌無所自容邪。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為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邪。希烈不悅。他日又與四使同宴，四使曰：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顏真卿為太子太師。真卿叱之曰：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脇乎。以利動之曰誘，以威迫之曰脇。希烈掘坎於庭，云欲阬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希

烈乃謝之。

○李晟字良器，年十八從王忠嗣征吐蕃，稱萬人敵。李懷光之反也，德宗奔梁州，興元元年二月，晟得除官制，拜哭受命。謂河中同絳及加。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繕甲兵，為復京城之計。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車駕南幸，人情擾擾。晟以孤軍處二彊寇之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

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為賊為間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終無叛志。五月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先是姚令言等屢遣謀人覘晟進軍之期皆為邏騎所獲。巡察也晟引示以所陳兵謂曰歸語諸賊努力固守勿不忠於賊也。皆飲之酒給錢而縱之。泚已亡走晟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命京兆尹李齊運等安慰居人。晟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尚可孤軍士

擅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無犯。六月晟遣掌書記于公異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鐘簾不移。簾鐘鼓之拊也飾為猛獸廟貌如故。上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晟在渭橋熒惑守歲。熒惑星所在其國有福久之乃退。賓佐皆賀曰熒惑退舍皇家之福也。宜速進兵。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曷非相拒也。吾聞五星羸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皆謝曰非所及也。七月車駕至長安晟謁見上於三橋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

伏路左請罪上駐馬慰撫為之掩涕掩面垂涕謂之掩涕命左
右扶上馬至宮每間日間音閑謂間暇之日也輒宴勲臣賞賜
豐渥李晟為之首以功累官至司徒兼中書令封西
平郡王其子愬亦平蔡著功名

○丁南湖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李晟行師一以
忠義為主可謂順天矣是以走懷光斬朱泚再敗
吐蕃而社稷允賴厥後以張延賞之姦計解其兵
柄而不得終其鳳翔隴右之功議者皆以延賞為
恨固矣予獨為晟幸焉兵柄既解故得優閑七年
以保令終且有一十五子而四子顯著然則晟之

功名福祚殆于儀以後裴度以前一人而已

○德宗問翰林學士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上疏曰當
今急務在於審群情而已矣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
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此即孟子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之意
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理亂之本
繫於人心況當變故危急之際乎頃者中外意乖君
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
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知知事不
實此群情之所甚惡也夫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
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固志何有不從遠邇歸

心孰與爲亂。疏奏旬日無所施行。又上疏曰：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在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乘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左傳臧文仲之語陛下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故遠者驚疑

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懼而偷容，避罪之態生。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怡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親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上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限防。緣推誠信不疑，所以反致患害。諫言論事，例自矜銜，歸過於朕，以自取名。又多雷同道聽塗說。孔子之言馬融注謂聞於道路則傳而說之試加質問，遽則辭窮，所以近來不多對人。非倦於接納也。贄以書對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

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且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斯言過矣。夫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上施之則下報。若誠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怠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非所以爲悔也。夫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以爲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耻過。

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彌積也。諫官不密。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夫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處之以終。其用無他。唯善所在。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侮。莫之省納。且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也。夫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耻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勤

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快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而不從其令。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而不納其誠。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怒。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以極言納諫之美，以誘掖其君上。有一于斯，皆為盛德。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

名。君亦得采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上頗采用其言。

○真西山曰：德宗專己欲，而拂天下之情，是以致建中之亂。陸贄懇懇言之，猶弗見聽。唐治自是日衰，不明之君可與言哉。

○上長女唐安公主薨，上欲為造塔，厚葬之。同平章事姜公輔表諫，以為山南非久安之地，且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凡行軍資糧器械所須者，皆謂之軍須。上謂陸贄曰：造塔小費，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

贊上奏曰。凡論事者。當問理之是非。豈計事之大小。故唐虞之際。主聖臣賢。而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若謂諫爭為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武王之罪。曰。剖賢人之_心。哲王謂武王之_心。以諫爭為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易蹇卦。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

掩己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上意猶怒。罷公輔為左庶子。

○范華陽曰。人君擇賢以為相。蓋欲聞其忠言。嘉謀以交修。所不逮也。故書曰。朝夕納誨。以輔台聽。而後世宰相。遂與諫臣分職。人君得失。責之諫者。而相不預焉。此諂諛之人。持祿保位之計。非賢相之職業也。姜公輔一諫德宗。而德宗以為非所宜論。卒廢黜之。不明之君。豈知所以任相哉。

○初朱泚反。李懷光敗之。上以其子瓘為監察御史。寵待甚厚。及懷光反。屯咸陽。不進。瓘言於上曰。臣

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之勢。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上驚曰。卿大臣愛子。當爲朕委曲彌縫。而密奏之。言。璿當委曲彌縫。使君臣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之間無隙。不當密奏其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之進言。非苟求生。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矣。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上曰。卿勿死。爲朕更至咸陽。諭卿父。使君臣父子俱全。不亦善乎。璿至咸陽。而還曰。無益也。願陛下備之。勿信人言。臣今往說諭萬方。臣父言汝小子。

何知主上無信。吾非貪富貴也。直畏死耳。汝豈可陷吾入死地邪。及李泌赴陝。上謂之曰。朕所以再三欲全懷光者。誠惜璿也。卿至陝。試爲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也。今則不然。豈有人臣迫逐其君。而可復立於其朝乎。縱彼顏無慙。陛下每視朝。何心見之。臣得入陝。借使懷光請降。臣不敢受。況招之乎。李璿固賢者。必與父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無足貴也。及懷光死。璿先刃其二弟。乃自殺。

○胡梅磻曰。楚令尹子南之子。與李璿者。皆處君臣父子大倫之變。以死繼之。可哀也已。

○上之即位立宣主誦為皇太子貞元三年初部國大長公主適駙馬都尉蕭升公主不謹虐事李昇等出入主第主女為太子妃或告主淫亂且為厭禱禍曰厭求禱上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昏上召同平章事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以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唯有一子奈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為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汝為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

若寃殺臣子使臣以姪為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流涕上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上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昔承乾屢嘗監國託附者衆東宮甲士甚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人鞠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而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為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事見太宗貞觀十七年願陛下從容三日究其端緒而思之陛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若果有其迹

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二十人與臣鞠其左右必有實
狀願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廢舒主而立皇孫則百
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開元之時武
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冤憤事見前此乃百代
所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太子見臣於蓬萊
池觀其容表非有讒目豺聲商臣之相也左傳楚成
子商臣令尹子上不可是人也讒目而豺聲忍人
也不聽卒立之商臣後果以官甲圍成王而殺之
正恐失於柔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嘗居少陽院
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得有異謀乎彼
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事見晉惠帝
元康九年

哀甲如太子瑛事見開元
二十五年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有
罪為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必不
知謀歸使揚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
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
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
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不
言臣罪大矣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必抽笏叩
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
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
功於舒主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太子遣人謝必

曰吾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如言欲飲藥而死也必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苟必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間一月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闌干淚不絕貌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皆如卿言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願乞骸骨上曰朕父子賴卿得全方屬子孫使卿代代富貴以報德何為出此言乎詔李昇等及公主五子皆流嶺南及遠州太子後立是為順帝

○范華陽曰李泌善處父子兄弟之間故能以其

直誠正言感悟人主卒使父子如初可謂忠矣泌以為天子以四海為家則莫非家事以君之子為己任其知相之職業哉

○真西山曰自古輕廢儲貳未有不由宰相之非入者故里克成謀申生縊楊素懷姦子勇囚林甫趨利瑤瑤戮而子瑛之得未廢者以九齡舒王之不得奪嫡者以李泌然則為國者其可無忠賢之相哉觀泌告德宗之言忠誠懇篤宜其卒能感悟也後之為相者不幸而遇此要當以泌為法

○丘瓊山曰李泌諫德宗曰勿露此意所謂此意

之露卽是幾微初動之處也。意在言前。小人非惟聽吾言之所發有所觀望而生讒譖。亦且伺吾意之所向有所予奪而竊權柄。是以人君於凡施爲舉動如命官討罪之類皆當謹之於幾微之先。不可輕露其意使小人得以窺測之。苟或一露其幾則將有貪天功以爲己私假上權以張己威樹功於人收恩於己者矣。不獨如李泌所謂建儲一事。○李泌自陳衰老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因從容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杞之所以

爲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真卿於死地。激李懷光使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天亦悔過不然亂何由弭。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意以朕爲不足與言以是朕不可忍非由杞也。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事見建中元年此蓋天命非杞所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因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

○范華陽曰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者人事也。人事極矣而後可以言命。故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立巖墻之下而死者人之所取也。非天之所為也。順其道而死者天之所為。非人之所取也。故曰命。若夫建中之亂。有以取之乎。無以取之乎。若無以取之。則不窮兵不暴斂。不相廬杞而致亂。乃可謂命也。若有以取之。而曰命。豈異於紂乎。夫為人君不知相之姦邪。不省己之闕失。而歸之術者之言。以為命。宜其德之不建。政之不修也。李泌之論不亦正乎。

○真西山曰廬杞之姦邪。蘊於心者固未易測。而見于事者亦可知矣。忠賢如張鎰顏真卿而陷之。死地凶逆如朱泚而保其不反。有功如李懷光而激之使亂。天下之人所以皆知其姦邪也。而德宗獨不知之。善乎李泌之對也。夫為姦邪而人主覺之。則其術亦淺矣。惟天下之人皆知而人主獨墮其術中而不知。則其蔽蒙眩惑必有甚工。且密者然求其所以然。則亦言無不從而已。夫言無不從者。姦臣鈎其君之餌也。人主樂其餌之甘而忘其鈎之害。則亦亡而已矣。

○貞元八年夏四月以趙憬陸贄同平章事秋七月
天下四十餘州大水陸贄請遣使賑撫上曰聞所損
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奏曰流俗之弊多徇諂
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
所恒病於斯制備謂隨事為之制而豫備也且今遣使巡撫所費者
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乎上曰淮西
貢賦既闕不必遣也贄曰陛下息師含垢宥彼渠魁
惟茲下人所宜矜恤昔秦晉讐敵穆公猶救其饑而
況帝王懷柔萬邦唯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乃
遣中書舍人奚陟等宣撫諸道

○胡致堂曰自漢初有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說
凡尚詐謀爭功利者率多用之終亦自蹈其患則
未有知反其失如陸相之言者嗟乎無我負人推
而大也忠恕之道也寧人負我守而固也知命之
事也敬興之學真洙泗之徒歟

○尹遂昌曰四十餘州大水遣使宣撫諸道此亦
可謂得救災之意矣是時陸贄當國故其所行如
此德宗猶以恐生姦欺為言向非贄委曲開諭帝
亦未必能從然則欲考相臣之事業者當以其時
所行之事觀之則得矣

○上嘗使人諭陸贄曰自今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
論當密封手疏以聞又苗晉卿往年攝政嘗有不臣
之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宜各
除外官又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絕恐事情
不通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贄上奏曰昨臣所奏惟懼
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尚有
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
不吝之明書曰改古者爵人於朝刑人於市出記惟
恐衆之不親事之不彰是以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
聽之無疑議受賞安之無作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

聖王所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凡是譖訴之
事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辯或云歲月已
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為隱忍或云惡迹未
露宜假他事為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
皆近理意實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為甚若晉卿父子
實有大罪則當公議典憲若被誣枉豈令陰受播遷
夫監臨受賄盈尺有刑唐律諸監臨之官受所監臨財物者一尺杖一百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
化之首及可通行風化之首謂宰相賄道一開展轉
滋甚鞭靴不止遂及金玉目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

古語有之不見已與交私豈能中絕其意謂既受其私饋則難
以絕其私謂

○十六年贄上書極陳裴延齡姦詐其畧曰延齡以聚斂為長策以詭妄為嘉謀以培克斂怨為匪躬以靖譖服讒為盡節迹其姦蠹日長月滋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諮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移東就西便為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又曰昔趙高指鹿為馬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為無指無為有書奏上不悅待延齡益厚未幾罷贄相又貶為忠州別駕其後延齡卒中外相

賀上獨悼之

○真西山曰德宗惑於延齡之姦信而用之蓋姦人之術有以蠱蕩其心而塗其耳目如此亦可哀矣以延齡之姦而帝寵之至其死也猶復悼惜以陸贄之忠而帝斥之至于歿身不復收召范祖禹謂德宗之性與小人合與君子殊豈不然哉

○憲宗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垂拱無為何為而可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叙苟慎選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

則誰不盡力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無爲而治者也至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衡稱衡也石百二十斤言表箋奏請稱取一石日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夜有程期不滿不得休息明帝一日猝至尚書門陳矯跪請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按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帝慙隋文帝衛士傳餐註見上皆無補當時取譏後世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上深然之

○胡致堂曰黃裳言固要矣然夙夜憂勤必有其

天事苟無其事何所憂勤古之人君既得賢才布之必列位矣於是朝以聽政則公卿在前史在左右諫諍七人訓誥救誨而無怠朝矣晝以訪問則監于上成憲學于古訓多識前言往行與萬民之疾苦而無怠晝矣夕以修令則思夫應違慮夫榮辱慎而後出而無怠夕矣而又無淫逸遊畋有銘戒箴諫又有賢妃淑女警戒相成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此乃憂勤之事乃所以端拱無爲也是故勤勞者非程書傳餐之謂也無爲者非遺棄萬務之謂也稽無逸之言則人君之法具矣

○上嘗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
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
非故不諳其才崔祐甫之言見代宗大曆十四年諳者尚不與官不
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
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
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
上以為然又問絳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李絳對
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朋黨故小人譖君子者
必曰朋黨蓋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以此目之則
天下之賢人君子無能免者此東漢之所以亡也願

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
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邪

○胡致堂曰憲宗有意於治事功未半逸欲漸生
邪說乘之遂疑君子初以朋黨疑李絳又以朋黨
疑裴度而於程昇皇甫鏗則不疑也所以然者絳
度數諫昇鏗順從是以自陷於黨比而不自知也
太宗以克己納諫親致太平晚而稍怠遂疑魏徵
阿黨憲宗固不能免矣所以然者不學故也太甲
師伊尹成王師周公武丁師傅說所學者正心不
違理故無先明後暗始勤終倦之失也

○憲宗時韓愈為潮州刺史下牒請置鄉校云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不如以德禮為先而輔以政刑也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試於有司者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嘗聞鹿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耻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耶刺史縣令不躬為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爾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為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為衙

推官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出已俸百千以為舉本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厨饌自此潮人日趣文學立祠祀之

○憲宗時王叔文之黨十年不量移德宗時王任王叔文密結柳宗

元柳禹錫等定為死友而凌準程弁等又因其黨以進自與遊處蹤跡秘莫有知其端者順宗時二人皆貶任尋病死其所明年賜叔文死量執政有憐其移謂得罪遠斥者遇赦則量徙近地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亦惡之皆以為遠州刺史柳宗元得柳州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以柳易播中丞裴度亦以禹錫母老

為上言。上曰。為人子不自護。貽親憂。此則重可責也。
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
朕所言。以責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
曰。裴度愛我忠切。此以母子天性感發之。易所謂絜約自牖者也。禹錫得改
連州。

○初吳元濟反。元和十年秋九月。以韓弘為淮西都
統。弘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時李光顏戰最力。
弘欲結之。舉大梁城。索得一美婦人。容色絕世。遣使
遺之。光顏乃大饗將士。謂使者曰。戰士數萬。皆棄家
遠來。冒犯白刃。光顏何忍獨以聲色自娛悅乎。因流

涕。坐者皆泣。乃即席厚贈。使者并妃。返之曰。為光顏
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
無貳矣。

○時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
耕者。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
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
誓不與此賊俱生。臣觀吳元濟勢實窘蹙。但諸將心
不一。不併力追之。故未降爾。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
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十二年七月。以度兼
彰義節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將行。言於

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為之流涕

○胡梅磻曰觀裴度不附群議請身督戰則韓愈平淮西碑推功於度有以也

○丁南湖曰朱子嘗言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僥倖於其所難必予觀裴度誓不與賊俱生其與諸葛亮死而後已祖逖誓清中原皆所謂竭力當為者也裴度之成就如此而亮逖之敗亡如彼信乎不可僥倖矣君子勿以成敗論豪傑哉

○冬十月李愬夜襲蔡州擒吳元濟檻送京師且告

于裴度不戮一人屯於鞠場以待裴度度入城李愬

具橐鞬出迎兵甲之衣曰橐鞬具此出迎拜於路左

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

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愬還軍文

城度以蔡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側者尚多不可

不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

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

禁人偶語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除其禁

蔡人始有生民之樂

○范華陽曰裴度伐叛柔服使百姓曉然知賊之

為暴而唐之為仁。故其後取淄青。如反掌。不惟乘
勝用兵之易。蓋人心先服故也。豈非待物以誠之
效歟。

○上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群對曰。
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頌韓休張九齡。則理。用
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
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
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
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乃社
稷無疆之福。皇甫鏞深恨之。

○范華陽曰。崔群之言。豈徒有激而云哉。其可謂
至言矣。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穆宗見柳公權書跡。愛之。問之曰。卿書何能如是
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
以筆諫也。

○丁南湖曰。穆宗初喪。盛陳優戲。荒縱甚矣。權諫
以心正其亦知格心之道乎。按公權因文宗浣衣
則諫。以進賢退不肖等語。及帝納郭昉二女。則又
以嫌疑為諫。此史傳所以褒其忠益也。蓋乃兄公
綽以忠孝正直為家法。故子弟風節每如此。

○穆宗時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
求為宰相。由是有寵。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
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己進取。故度所奏軍事多與
弘簡從。中沮之。度上表曰。逆豎亂震。驚山東。指王
庭湊姦臣作朋。撓敗軍政。姦臣指元稹等陛下欲掃蕩幽鎮
先宜肅清朝廷。河朔逆賊。祇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
天下。是則河海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
翦滅。大者。非陛下覺寤制斷。無以驅除。臣蒙陛下委
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但欲令臣失所
而於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之顧。若朝中姦臣盡

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
無益。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弘簡樞
密。解稹翰林。而恩遇如故。

○范華陽曰。昔周宣王使文武之臣征伐於外。而
左右前後得孝友正良之士。以善君心。是以姦言
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穆宗庸昏。姦
諂在側。裴度欲先正其本。而後治其末。先圖其大。
而後憂其小。此輔相之職業也。而其君多僻。卒無
成功。蓋自古命將出師。而小人沮之。於內未有能
克勝者。可不為深戒哉。

○初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殺節度使田弘正自稱留
後詔諸道討王庭湊以牛元翼為深冀節度使庭湊
圍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雖
李光顏亦閉壁自守朝廷不得已以庭湊為成德節
度使而以兵部侍郎韓愈為宣慰使愈既行衆皆危
之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
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
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為非庭湊心
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
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前曰先太師為國擊

走朱滔

王武俊贈太師庭湊武俊義子
擊走朱滔見德宗興元元年

血衣猶在此

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大師
則善矣夫逆順之為禍福豈遠邪自祿山思明以來
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者乎田令公以魏博
歸朝廷子孫孩提皆為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
弱冠建節劉悟李祐皆為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
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何為愈曰
神策諸將如牛元翼者不少右羽林龍武神武為六軍
右神策為六軍又曰左
右羽林龍武神武為六軍
神策軍最盛在六軍之右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
耳尚書何為圍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

禮而歸之。未幾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深州。

○尹遂昌曰。韓愈宣慰之行。殆與顏真卿無異。而偶得免死者。亦幸焉耳。觀其詰責庭湊之詞。簡嚴切直。至今凜凜猶有生氣。寧自豫知不死。其忠梗大節如此。而世或以文士視之。則非矣。

○敬宗即位。歎宰相非才。使凶賊縱暴。翰林學士韋處厚言。裴度勲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稟廟筭。理亂之本。非有他術。頃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

不能用也。

見漢文帝十四年。

夫御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

之於事不效於國無勞則置之黜之如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厲將進者不敢苟求。臣與李逢吉素無私嫌。嘗為裴度無辜貶官。今之所陳。上答聖明。下達群議耳。上見度奏狀。無同平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逢吉排沮之狀。李程亦勸上加禮於度。上乃加度同平章事。

○李德祐為相。言於武宗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群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辦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

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為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為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人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為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

○宣宗時義成節度使周墀辟韋澳為判官及為相

謂澳曰力小任重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知所謂。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僖宗時宰相有好施者常以囊貯錢自隨行施。白者每出襪褌盈路。有朝士以書規之曰。今百姓疲弊寇盜充斥。相公宜舉賢任能。紀綱庶務。捐不急之費。杜私謁之門。使萬物各得其所。何必如此行小惠乎。宰相大怒。按朝士此書足以識宰相之體惜乎史氏漏其名也

○初東都荐經寇亂居民不滿百戶。光啓三年以張全義為河南尹。全義選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

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
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藝蠲其租稅惟殺人者死餘
但笞杖而已由是民歸之者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
陳以禦寇盜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戶
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其勝兵者大縣至
七千人小縣不減二千人爲之置令佐以治之全義
明察人不能欺而爲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
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
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練衣物民間言張公
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
荒穢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
使助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比戶豐實凶年不饑遂
成富庶焉

○五代梁時晉主李存勗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
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畜積金穀收市兵
馬征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城肅清饋餉不乏王
或時須錢蒲博及給賜伶人而承業靳之王乃置酒
庫中令其子繼岌爲承業舞承業以帶馬贈之王指
錢積謂曰和哥繼岌小名之錢宜與一積帶馬未爲厚也
承業曰卽君纏頭皆出承業俸祿唐人凡爲人舞人
則以錢綵寶貨謝

之謂之纏頭

此錢大王所以養戰士也。承業不敢以為私禮。王不悅。語侵之。承業怒曰：「僕老敕使爾，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問僕為？不過財盡人散，一無所成爾。」王怒。顧李紹榮索劍，承業起挽王衣泣曰：「僕受先王顧託之命，誓為國家誅汴賊。」朱氏居汴李氏其為賊若以惜庫物死於王手，僕下見先主無愧矣。先王謂晉曹太夫人聞之遽令召王。王惶恐叩頭謝，請承業痛飲以分其過。分解承業不肯。王入宮。太夫人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已笞之矣。明日與王俱至承業第謝之。未幾承制授

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公。承業固辭不受。但稱唐官。終身盧質嗜酒輕傲。王銜之。承業恐其及禍，乘間言曰：「盧質數無禮，請為大王殺之。」王曰：「吾方招納賢士以就功業，七哥何言之過也？」七哥指承業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何憂不得天下？質由是獲免。」
○胡致堂曰：張承業之志行雖縉紳士大夫有遠不能及者，可以為內侍之師法矣。為晉養民畜財，軍興不乏職也。受克用顧託，不敢違負忠也。行法不寬貴戚，不以官物為私禮公也。晉王欲使分過，終不承命守也。居唐官終其身義也。使中常侍皆

率此道。烏有趙高石顯張讓之禍哉。

○周世宗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自唐晉以來。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壹。吳李氏蜀孟氏幽入於契丹并為北漢宜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以為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源。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為而已。夫進賢退不肖。所以收其才也。恩隱誠信。所以結其心也。郵隱

也。賞功罰罪。所以盡其力也。去奢節用。所以豐其財也。時使薄歛。所以阜其民也。俟群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也。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為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為鄉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為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疆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強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

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為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時劉氏據嶺南孟氏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時契丹跨若巴蜀夫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漢北據河東與不可以恩信誘當以彊兵制之然彼自高周為世仇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為邊患宜且以為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是後世宗用兵以皆如王朴之言惟幽燕不可得而取至於宣和則舉國以殉之矣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群下畏法諸將効力期年之後可以出師宜自

夏秋蓄積實邊矣上欣然納之時群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有可取者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凡所規畫皆稱上意上由是重其器識未幾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按王朴此策朱子嘗稱之

○丁南湖曰五代之世未嘗無賢臣也患在無賢君以用之耳既有世宗即有王朴而外事征伐內脩制度以至陰陽律曆之法無乎不舉豈天心之厭亂而篤生此君臣耶抑有宋人才之盛固已胚胎於此耶

○上遣曹彬以兵器賜吳越事畢亟返不受饋遺吳

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竊名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上曰曷之奉使者乞白無厭使四方輕朝命卿能如是甚善然彼以遺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悉以散於親識家無留者

○下南嶽曰正外之世未嘗無賢者其意以無所
○下南嶽曰正外之世未嘗無賢者其意以無所
○下南嶽曰正外之世未嘗無賢者其意以無所
○下南嶽曰正外之世未嘗無賢者其意以無所
○下南嶽曰正外之世未嘗無賢者其意以無所
○下南嶽曰正外之世未嘗無賢者其意以無所
○下南嶽曰正外之世未嘗無賢者其意以無所
○下南嶽曰正外之世未嘗無賢者其意以無所
○下南嶽曰正外之世未嘗無賢者其意以無所
○下南嶽曰正外之世未嘗無賢者其意以無所

曆代君臣要畧卷之六 畢

